

杨燕杰



小军长和大警卫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图书馆

12874
46

小军长和大警卫

杨燕杰

011235



女子学院 0055811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

小军长和大警卫

杨燕杰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兰州第一新村51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

武威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插页1 印张3.875 字数63,000

1985年6月第1版

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30,495

书号：10096·364

定价：0.43元

内容简介

这是一部中篇儿童惊险小说。反映解放战争末期，一股从战场上溃败的国民党残匪，逃窜到我国西北地区莲花山一带，继续为非作歹，负隅顽抗。我人民解放军某部随军子弟小学的几个学生，不幸被土匪掠去，他们发扬革命军队大无畏的斗争精神，机智、勇敢地 and 土匪巧妙周旋，积极配合剿匪部队，将这股残匪全歼。小说情节惊险，故事曲折，悬念丛生，扣人心弦。几个小主人公的形象生动、可爱，语言富有儿童情趣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。读来自然亲切，有教育意义，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就在这儿打土匪	(1)
第 二 章	来，来丢手帕	(5)
第 三 章	“跟屁虫”和“满头星”	(12)
第 四 章	回家啰	(20)
第 五 章	悄悄话	(26)
第 六 章	看谁打得准	(32)
第 七 章	烧苞谷可真好吃	(44)
第 八 章	两只黑“乌鸦”	(50)
第 九 章	我就是张小明	(56)
第 十 章	还有更大的阴谋	(66)
第十一章	我才真是军长的儿子	(75)
第十二章	亲人哪	(87)
第十三章	死了也值得	(96)
第十四章	只要能消灭土匪就行	(104)
第十五章	智歼土匪	(114)



第一章 就在这儿打土匪

1949年春夏那阵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的叔叔、阿姨们在司令员彭德怀爷爷指挥下，今天占领这个城，明天打下那个镇，跟狂风扫过似的，呼啦啦刮尽了天上的阴云，嘿，一眨眼功夫，整个西北地区就“天晴”了。这样一来，忙得某军随军子弟学校的娃娃们，刚刚在这儿教会老乡唱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……”就不得不各自打点行装，或者步行，或者坐在驴背上，搬到那个地方去。可是，他们正在和老乡同唱“解放区的太阳永远不会落，解放区的歌声永远唱不完”的工夫，鞭炮就“噼哩啪啦”扫机关枪一样震天动地地响起来，长一把白胡子的老头儿、抱着娃娃的婆娘、拖着鼻涕的男娃女娃，有的扭秧歌，有的打霸王鞭，全都又蹦又跳，说是解放大军又解放了前面一个地方，消灭了多少多少“遭殃军”，俘虏了多少多少挂金牌牌的大官，缴获了多少多少山炮、小钢炮、步枪、

洋马，等等等等。于是，随军子弟学校的副校长阿姨把哨子“嗖”地一吹，这些娃娃们便立即抱起自己的小背包出发……他们就这样住下、搬走，搬走、住下，随着前方部队的胜利不断地前进、前进，一直到住进莲花城后，叔叔、阿姨们接受了就地剿匪的任务，随军子弟学校这才算安定下来，开始正式上课。

这莲花城就象落在一个盆子底儿上一样，四周围全都是山。象是被神仙用斧头劈开似的，在北山两边各有一个笔陡笔陡的山谷，清水河从那西边的山谷淌进来，安安静静地流过距城北十几里远的好大好大一片平滩地，又无声无息地从东面的山谷淌出去，不知流向了啥地方。清水河淌过那块平滩地时，流水驯服得跟只绵羊一样，不叫也不跳，老实得连个波纹都不起，只在阳光下闪着粼粼的光亮，活脱是一面长长的镜子；河水那个清呀，简直就没法说了，清得能让人看到河底小石子儿上的花纹纹。

清水河南边的莲花县城好小，跟转圈围着它的大山峻岭相比，简直就是一个小方盒子。不信你看，那有一棵钻天杨树高的城墙长三里、宽三里，是小方盒子的四边；每一边正当中有一个城门。正对城门是两条街道，分别叫南大街、北大街、西大街和东大街。名字是这么叫，可撑死了说，大街上也只能通过一挂大车。不过它也有特点，就是两条街道都象白杨树身那么直——要是街心没有啥东西挡眼，站在南门城洞，可以望出北门城洞去；两条街道全都铺着从清水河滩挑来的鹅卵石，石子铺得有高有低，被人踩驴踏得个个光

溜溜。如果新来乍到的人穿着薄底儿布鞋走这路，保险硌得他走一步叫一声“娘”。既然是街，街道两边当然都是一个挨一个排满小门面的铺子，卖的东西，无非是大盐老酒、干鲜百货，不过，最多的还是焊洋铁壶和打黄裱纸钱的。

出了城南门，走上七、八里光景，就是莲花山。

有人说是因为这城叫莲花城，这山才叫莲花山；可也有人倒着说，说是因为这山叫莲花山，所以这城便也跟着叫莲花城。仔细琢磨起来，好象后面这种说法有理，因为莲花山的形状再象莲花不过了。

这莲花山一共有七个山头，摆布情况是中间一个，在它的东、南、西三面，半圆形围着六个，别的山再从东、西两面排开去；中间的那个最高，高到站在山顶、伸手仿佛就能够着白云；周围的六个，矮的也矮不了多少，高的也高不出好多。虽说它们都比中间的山头低半截，但爬起来，往少里说，也得出几身大汗、歇几回脚喘气；个个山头、山坡、山脚都青翠苍绿，长满杨树、山桃、山杏等树，还有荆条、荒草什么的；在中间主峰的北坡上，从山根开始，一直到山顶，东一座、西一座，一共有十来座庙宇，个个都是金黄色琉璃瓦盖顶，在阳光下金光闪闪；还有，在迎面几座山的北坡的苍翠中，显示出一条条土黄色的山路，有的从山底逶迤而上，有的在山腰缠绕盘旋。山顶青天，青天连山，这些山间的土黄色小路，就如同从青天飘下来的一根又一根黄色缎带。遇到风吹树摇草动的日子，山路一会儿隐没，一会儿显现，这一根根“缎带”俨然都在飞舞……再配上大红的、

浅黄的五颜六色山花，莲花山的景色呀，可真是漂亮极了。

听老乡说，自从这搭儿水甜、土肥、花香、风景美的名声传开后，那些大地主、大军阀就一个踩着一个的脚后跟儿跑来，这个说这里是“世外桃源”，修起庭院；那个讲这里是“风景胜地”，建起别墅；有的住下不肯走了，有的年年夏天都来避暑，硬是把这里变成为他们的巢穴。他们要吃要喝，还要发财，结果土地被他们霸占了，老百姓只好租他们的地种，收一斗就得交七升甚至八升租子；临解放时，那些打了败仗的家伙又带着残兵败将逃到这搭，钻进山里当土匪，祸害百姓。

“唉——真是可惜了这么个好地方，如今竟变成土匪横行的场所。往后，咱们就在这搭儿扎下不走了，三个师分散在方圆几百里，就在这儿打土匪。”这是兼子弟学校校长的张军长在学校开学典礼时宣布的。

第二章

来，来丢手帕

011235



在北大街和东大街的交叉地方，有个不大不小的孔子庙；隔条街对着它，就是东大街和南大街交叉的地方，有个比孔子庙大好几倍的老县衙门。在这城里头，不管是街道两旁的店铺，还是小巷胡同里的房子，全都是土打墙泥抹顶，只有孔子庙的正殿、老县衙门的大堂，是砖木结构的高大房屋，足足比别的房屋高出一倍，真有点骆驼站在羊群里的味道。

这衙门的大门楼真够排场的：当中一个大门，两旁两个小门，在这一排两丈来高的大、小门顶头，就象戴着顶草帽似的修了个前后各伸出去五、六尺的大屋檐；屋檐顶上又是张牙舞爪的龙，又是展翅欲飞的凤，还有些麒麟等等叫不出名字的动物。除了这些，门楼正、背面凡是有空的地方，都用五颜六色画满了各种叙述古代帝王将相故事的图画。进了这大门楼，里面的整个布局象个“日”字，南边这一横

是门楼；中间那一横是个可以装下一百多人的大厅堂，原先是那些县太爷审案问事的地方；后面那一横和两边的各一竖，都是平房，一间一间，少说也可以住二百多人；在中间那座厅堂的前后，是两个院子，北面的比南面的要大上几倍。

按理讲，这么大个地方应该派大用场，作军部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当初打前站“号”房子的叔叔们也是这么想的，就把它“号”给了军部。可是，张军长走来一看，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，连连说：“我一不收粮，二不审案，住这么大的地方干啥？让子弟学校搬来，由那些‘野马’蹦跹吧。”就这样，一进城，子弟学校就搬进了这里。不过，公堂总归是公堂，不太适合作学校，他们就把大堂隔成三大间，充作一、二、三年级的教室；南面院子的一排房子成了教员们的办公室，另一排成为他们的宿舍；北面院子周围的三排平房都当作学生的宿舍，大院子作操场。

但是，除了那一大块平地，操场上任啥也没有：没有沙坑、没有单杠，更没有足球门、篮球架。难怪星期六下午张军长走到这里一看就又摇头又叹气：“唉——放羊还得有片青草哩！这么一大群娃娃能在这搭儿玩啥呢？”他拍打着额头，直愣着眼神，想啊想啊，忽地把手一拍，“警卫员，跑步到军部。给直属工兵营打个电话，叫他们砍些树，不、不，去买几根木头，做个高架独木桥，做两副单杠，还有啥……对，做一个篮球架来，限十天内安好。对革命的后代不下本钱培养还行？”

警卫员应一声跑开去打电话，不一会儿就汗流满面地跑回来，报告说工兵营正在清水河上搭浮桥，暂时抽不出人手。张军长不满意地把手一挥说：“再忙也得完成，时间可以晚点儿，一个月内统统给我安上。娃娃们，来，来丢手帕哟——”

张军长伸出的两只胳膊，立刻被飞奔而来的娃娃们拉住。他们就这样我拉你的手、他拉我的手，拉成一个圆圈圈。看看圈圈拉圆了，张军长便喊队列口令似的叫一声：“蹲下！”

娃娃们“唿”的一声齐刷刷蹲下去，叫着：“丢手帕啰——”

“谁先丢？”

“小军长——”

这声音还没落地，象影子一样跟在张军长背后的警卫员就生了气，把嘴巴撅得能吊三个油瓶，瓮声瓮气地嘟囔：“越来越野，喊军长丢就喊军长丢呗，干啥还加个‘小’字？你们这些杂娃，都欠打屁股。”

张军长勾起右手食指，转身在警卫员鼻尖上刮一下：“人家是杂娃，你是大娃？你眼睛里除了黑眼球，就再没别的啥啦？难道除了我，就不许别人也当‘军长’？看见没有，那个站起来的娃娃，对——就是他，他的外号就叫小军长。”

警卫员顺着张军长的手看去，见那娃矮矮的个子，身体干瘦，活象个晒干的茄子；头发剃得精光，脑袋又圆古隆冬，跟个虎皮西瓜一样；他鼻子塌，嘴巴小，就只有那对眼睛大，水灵灵的，黑眼珠子滴溜溜乱转；衣服嘛，那可啥特

点也没有。这也难怪，孩子们的衣服、帽子全是军衣、军帽改小的，样子同军衣一模一样。警卫员认得他，知道他是十一师章副参谋长的大小子——章副参谋长好早好早以前，大概是苏区时期吧，是张军长的通信班长，以后又当了军侦察参谋——“咦？他不是章晓鸣吗？啥外号不好起，偏偏起个‘小军长’……”

“咋的？你瞧不起他啊！说不定将来是个兵团司令咧。这小子可机灵呐，就我那小子，三个也不是他的对手，只能给他当个‘大警卫’。喂，儿子——你说是不是？”

张军长的儿子张小明磨磨蹭蹭站起来，傻呵呵答应：“你说啥——爸爸？我才不情愿给他当警卫呢！”

“大警卫？”警卫员看看章晓鸣，再看看张小明，见这两人一个又矮又小，象个干苞谷；一个又瘦又高，象根苞谷秆，高矮差一个头；一个大眼珠子亮闪闪，一个小眼皮耷拉。于是，他大嘴撇着，不由得嘿嘿嘿笑起来，“这两个小子，小军长、大警卫，倒也敲锣耍猴，名副其实。”

“小子，蹲下吧，傻站着干啥？来，小军长，有手帕没有？看你那鼻涕，都要拖过河了，我就知道你没有，用我的吧。”张军长说着，从裤兜里掏出一块手帕丢给他，“娃儿们，咱们唱：火车头——预备起！”

丫声丫气的声音立刻响起来，充满院子，飘荡在半天空中。张军长把警卫员从背后拽到身边，拉他蹲下，拍着手同娃娃们一齐唱：

火车头，呜呜叫，

喊哩咔嚓喊哩咔嚓向南跑，

载的谁（那个）解放军，

去哪里（那个）去南方，

去到南方做什么——嗨，

去到南方打胜仗，

捉住战犯火车装——嗨，火车装！

孩子们虽然拍着手唱得起劲儿，两只眼睛却不老实，有些人的眼光追着小军长，特别留神地捏着手帕的那只手有没有动作；有的在小军长经过自己背后时，撅起屁股、低下头，从裤裆下面望出去，看手帕是不是丢到了自己后面。可是，既没有人看见小军长拿手帕的手有动作，也没人在自己屁股后面看见手帕……

张军长的个头本来就大，现在蹲下去也有娃娃们站着那么高，当然能看见小军长搁在腰眼上的手。他知道小军长头一个不会放过的就是自己，第二个不会放过的就是自己那个与他同年生、又姓名同音的儿子，所以，每逢小军长跑过儿子背后时，张军长都格外注意小军长手的动作。果然，在小军长跑第三圈时，他看见小军长的胳膊虽然没有动，手却在擦过儿子背上的时候微微一松，把手帕放到了儿子的背上；而他那儿子却学着别人的样儿，高高撅起屁股，勾下头看后面的地上。见地上没有手帕，又傻乎乎直起腰、扬起头，闭起一双眼睛，张大嘴巴接着唱。

一遍唱完，小军长赶到大警卫后面，在他屁股上踢一脚：“你输了，唱歌！唱歌！”

“大警卫输了，唱歌——”娃娃们全都扯着嗓子喊。

“为啥踢我？我输了，谁说的？哪有手帕？”大警卫恼火地坐到地上，把屁股一拧，掉转头，对着地上指指点点，大声武气地嚷，“哪有哪有？耍赖！耍赖！我咋找不见手帕，在哪？”

他露个后背给大家，娃娃们便都看见了他背上的手帕，一齐拍着手叫起来：“嘍——嘍——大警卫输了！大警卫输了！”

“谁说我输了，骗人骗人……”大警卫不服气，两只眼睛瞪得铜铃那么大，目光在地上扫过来扫过去，“就是骗人！”

“这不是——”在他身边的“满头星”陈光明抓起手帕，举到他眼前晃动着，“谁耍赖？”

“嗯——”大警卫搔着光头，支吾着想了好一阵，这才想起词儿来，“不算不算，规定要丢在地上的……”

“大警卫输了，唱歌，唱歌！要不就学狗爬”。娃娃们不饶他，一同起哄。

大警卫气得额头上渗出了汗珠，连脖子都胀得绯红，一手杈腰，一手指着小军长：“没羞没羞，把手帕放在人家背上。就不唱，看你能把我咋个样！”

小军长听任大警卫吼叫，挺着胸、扬着头，脸上挂着一丝丝冷笑，两眼盯住他，一声不吭。他越是不吭气，同学们就越觉得是大警卫在耍赖，哄得更凶了。大警卫脸上挂不住羞，一伸手抓住小军长的衣襟：“就是你要赖！”

大警卫发了狠，小军长却一点不带急的，抬起胳膊，转圈指指同学们：“你问同学们。要是大家都说我耍赖，我就

学个驴打滚。”

“大警卫耍赖——”同学们比赛嗓门似的，一个个放开喉咙冲着大警卫叫，特别是那些女娃，声音又尖又细，使大警卫觉着就象在自己耳根吹哨子，刺得耳朵里嗡嗡响。

“顶牛顶牛，谁输了谁学驴打滚！”陈光明就怕不够热闹，眨巴眨巴眼皮，生出这么一个花花点子。

“对，对，顶牛、顶牛！”外号叫“跟屁虫”的李小丁穿梭般，飞快地用手背在鼻子眼底下一蹭，把两行鼻涕抹到了脸蛋上，同时不忘附和陈光明。

“欢迎张叔叔当裁判，好不好？”陈光明火上加油，并且跑过来拉住张军长，生怕他逃掉似的。

娃娃们起劲地拍巴掌：“同意——同意——”

“不许护着大警卫啊——”

“……”



第三章 “跟屁虫”和“满头星”

跟屁虫李小丁，有两个不大不小的毛病，一个是脸上，身上从来没有干净过，就是才洗了脸、换了衣服，用不了吃顿饭工夫，他的脸上就又会黑一块白一块，衣服也脏得活象泥猴子；另一个是他跟谁好，他的脑袋就长在谁的脖子上，嘴巴就成了谁的。举例说，要是他跟小军长好，只要小军长说声“饿了”，他会立刻跟上一句：“咋还不开饭？肚子都饿得贴上了后脊梁。”如果大警卫问他：“上茅房拉屎去不？”他便会犹犹豫豫地回答：“我也好急。你等等，我问问小军长去不。”说完，他真会跑去问。要是在一个地方没找到，还会到处寻、到处喊；等找到小军长，只要他说声“我不去”，那么，李小丁的屎也就不急了，随便同小军长玩啥都行，就是不跟大警卫上茅房了。

同学们都还记得他的一个故事：